

農業合作化問題 論文選集

人 民 出 版 社

CAD02/58

目 錄

毛澤东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是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典範·····	陈 毅 1
正確地执行党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	刘瀾濤 9
加强对農民的領導, 抵制資產階級对農 民的影响·····	賴若愚 20
農業合作化运动中必須貫徹执行男女農 民一齐發動的方針·····	章 蘊 27
積極組織青年参加農業合作化运动·····	胡耀邦 32
農業合作化和農業技術改造应当密切地 結合起來·····	薄一波 40
做好交通運輸工作, 支援農業合作化 运动·····	王首道 49
農業合作化給予輕工業的任务·····	賈拓夫 58
進一步開展扫盲工作, 迎接農業合作化 高潮·····	林 楓 65
關於農村扫除文盲工作·····	胡耀邦 68
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展農業和畜牧業互助 合作·····	烏蘭夫 79

毛澤东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典範

陳 毅

毛澤东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解決了三年來黨內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克服了右傾動搖思想，使一些同志從錯誤的道路上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軌上來。

正當着中國六億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毛澤东同志這篇論文，給了我們以領導運動的最犀利的精神武器，使我們能明辨是非，看清方向。這不僅僅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有深刻的指導意義，而且對於我國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對於毛澤东同志這篇論文的意義，我們可以从各種角度去了解，去取得教訓。我認為其中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貢獻，是理論上的貢獻。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完成之後，黨中央向全黨明白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提出了在農村逐步實施總路綫的各項社會主義改造政策，並且為總路綫的實施連續地作了重要的宣傳解釋和組織部署。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同志在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問題上卻來了一個大的搖擺，他們不是去發展農業合作社，而是去收縮和大批解散合作社；不是領導羣眾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把羣眾從社會主義道路上拉回來；不是領導農民去擺脫資本主義

的影响，而是鼓勵農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開國以後的幾年來的鬥爭經驗之一，就是當黨和國家採取的任何一個新的有關社會主義的革命步驟，即以逐步削弱和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為鬥爭目標的革命步驟時，黨外有些人一定有一度叫囂，同時黨內一定也有一些回聲，議論紛紛，其實際意義便是要求我黨放棄和削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以遷就和服從資產階級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於是發生這樣的問題：是後退呢？是向前呢？或者坐下來休息一下，停止不前呢？每遇到這個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就不能不出來代表千百萬羣眾的前進的意志，拿出在羣眾中的大批真實材料，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駁斥各種浮語謾言，克服各種動搖，團結全黨和廣大羣眾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繼續前進。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威力，在於掌握歷史發展的規律，依靠着千百萬羣眾的革命意志，對實際生活進行科學分析，拿出真憑實據，說明歷史，指導現在，預見將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僅需要看到那在地平綫上已出現的東西，而且需要當地平綫上略有微候便能看見將要大量出現的東西，隨時發揮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供推動歷史前進的行動計劃。這當然是一般爬行主義者所絕不能夢見的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僅能預見革命高潮，而且能根據客觀條件領導羣眾去預備和推進革命高潮，使革命達到圓滿的勝利。毛澤東同志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起了各方面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起了偉大的理論家的作用。毛澤東同志的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的論文，是再一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踐，又從革命實踐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活生生的典範。

為什麼我們有些同志這次又犯錯誤呢？為什麼我們有不適當的埋怨呢？為什麼我們有無窮的憂慮呢？為什麼我們接受人家的清規戒律而自己又更多地定出新的清規戒律呢？為什麼這次農村合作化運動在我們自己工作着的地區已經出現高潮或局部地出現高潮，而自己却看不見，或者看見了却害怕它，而立即加以阻止呢？為什麼毛澤東同志住在北京，並沒有到我那個地方，並沒有到全國各村各鄉去拜訪過，却能正確地及時地估計高潮的起伏呢？為什麼他的論文本是根據全國情況向全國說話，却好像是根據我區我鄉的實情在向我們區我鄉說話呢？當地羣眾要求幹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沒到過我鄉我村的人能知道，而我長年長月住在那裏反而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毛澤東同志真有千里眼順風耳嗎？當然不是。我想問題在於毛澤東同志善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毛澤東同志肯用心作羣眾實際生活的調查研究，善於用直接的方法去了解羣眾運動的情況，也善於運用間接的方法去了解羣眾運動的情況，更善於用中國革命的歷史知識和鬥爭經驗同當前鬥爭結合，善於運用辯證邏輯的方法透過事物的現象去發現事物的本質。這就同我們天天和羣眾見面而並不熟悉羣眾的人們有了下列的基本差別：毛澤東同志能摸清廣大羣眾的脈搏，同廣大羣眾共命運同呼吸，而我們却常常在工作上脫離羣眾；毛澤東同志能夠依靠新的羣眾運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具體化，而我們只自囿於狹隘經驗的小天地，看不見羣眾運動中的新世界。

我們很多同志犯錯誤的原因，在於不肯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肯認真作調查研究，不肯深思苦索。很多同志只对一般表面現象有興趣，根本對理論無興趣，談到

學習理論即昏昏欲睡，或不得其門而入，或及門而返，終其身是一個思想上理論上的懶漢或門外漢。很多同志一談到羣眾實際生活的調查研究，便嫌其繁瑣，便嫌其枯燥無味，既不願意動手去做，更不願耐心鑽研，既不同羣眾接近，又不向羣眾請教。有些同志也作“調查研究”，却是帶着自己的主觀成見，不是對羣眾運動作客觀研究，向羣眾學習，以羣眾的經驗和智慧來補充自己，而是以自己的錯誤的主觀的成見強加到羣眾頭上，想藉羣眾的名號來壯大聲勢，便於堅持自己的錯誤，這當然更要不得，這實際是資產階級的調查研究，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調查研究。由此可見，不僅調查研究重要，怎樣去調查研究更為重要。毛澤東同志對理論的鑽研和實際的調查研究，數十年如一日，一有機會便努力去做，或爭取機會努力去做，認真地做，老老實實地做，所以能經常以充足的理由和豐富的實際經驗把我們從錯誤的路上拉回來。

這次我們有一些同志犯錯誤，還在於脫離了工人階級的立場。毛澤東同志說：“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這是完全正確的論斷。為什麼有些一、二十年革命歷史的老共產黨員會忘記多數人而替較少人打主意呢？我想就在於他們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問題解決了，於是十分滿足，就不期然而然地充當了富農階級的代理人。為什麼會從共產黨員的工人階級立場轉到富農立場呢？當然是不自覺的，追根究底，在於滿足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忘記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民主革命只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還有

第二步要走，而且非走不可。數十年來，党中央的歷次指示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都明白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後的下一步是搞社会主义，農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後的下一步是搞農業合作化運動。為什麼有些同志又忘記了这个歷史任务呢？这当然不僅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理論學習不够，而且还因為把中國共產党的歷史知識和寶貴鬥爭經驗丟在一邊。这些同志滿足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勝利，因而只看見一部分富裕農民而忘記了廣大農民尚处在貧困地位，需要向更高的階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階段邁進。

毛澤东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一段話最值得注意：

“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

這篇報告是一九二七年春間以湖南農村情況為代表的中國革命動向的真實敘述。這篇報告說明了廣大農民在北伐軍進展至長江流域的時候，要求把革命提高到土地革命的新階段，他們對當時的勝利並不滿足，要求繼續前進。對於這一問題，在當時黨內黨外各方面表現出三種態度。毛澤东同志指出的三種態度是對當時人們的思想動向的一個警覺的概括。當時在陳獨秀機會主義支配下的党中央沒有採取第一種態度，積極領導農民實現其要求，反而採取第二種評頭品足的錯誤態度，因而使汪精衛等反革命派的第三種態度得以壓服農民而獲得反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敗。這是二十八年以前的情況。但毛澤东同

志當時所指出的評頭品足的态度，在今天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中依然在我們黨內可以找得到，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当然是反映了在新的階級鬥爭中社會上存在的一種态度。除此以外，還由於我們這些不善於學習自己的歷史的人們太健忘了。本來自己走过的路應該清楚些，為什麼又迷路了呢？其原因之一就是經常研究我黨的鬥爭經驗，忘記了歷史教訓，所以也就犯了錯誤。

毛澤東同志時常把我們從錯誤中挽救出來，是在於他重視理論和調查研究，同時也重視我們黨在歷史上的鬥爭經驗。毛澤東同志不講無根據的話，而講有底有實的話，經常從中國幾次大革命中吸取教訓，從現在實際運動中吸取教訓，而把黨的領導放在有理論有經驗的可靠的科學基礎之上。這也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毛澤東同志的這篇論文，運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方法，對中農的策略問題作了一個新的規定。毛澤東同志根據列寧的依靠貧農、鞏固聯合中農的基本原則，分析了中國農村在土地改革後的新局勢，特別分析了中農達到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新情況，根據中農在生產中的地位、生活狀況和他們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決定把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貧農一起列為依靠力量，這就使工人階級在農村中幹社會主義革命找到了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依靠力量，使我們對怎樣作農村階級分析和依靠誰、聯合誰的難題得到了正確的解答。

按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農村合作化運動中，必須注意以下各項：（一）把貧農和許多經濟地位較低、政治覺悟較高的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三者作為

進行農村的社会主义事業的依靠。合作社的領導工作主要的應該由他們擔任。(二)動員貧農去做團結中農的工作。(三)對於還不願意加入合作社的中農和富裕中農，應該耐心等待，不勉強入社和揩他們的油。(四)對富裕中農的嚴重的資本主义傾向，應有足夠認識，對他們應進行批評教育和團結工作。毛澤東同志認為應該分析和了解農民階級中還有階層上的區別。這個區別不是基於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而是基於經濟地位的不同。把中農分成上中農和下中農兩部分，並不是要再來一次階級成份的劃分，而是為了便於對不同情況的中農適如其份地採取不同的步驟，進行不同的說服教育工作。中農問題是屬於農民內部的問題，應該當作內部問題做妥善的處理，如果當作外部問題去處理，必然要犯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向黨提出的對中農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概要。

列寧引用過哥德所說的這句話：“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却是常青的。”我們有些同志在聯合中農問題上不是根據新的實際生活去作理論的分析，而是抽象地看待這個問題，結果就同時發生了或者簡單地遷就中農或者粗暴地排斥中農這兩種偏向。毛澤東同志根據理論指導實際生活又為實際生活服務的原則，“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就使理論像生活之樹一樣地常青了。他看清楚了今天只有實行農業合作化，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要求，才能鞏固工農聯盟。貧農和新老下中農要求搞合作社，這是主要的問題，這是主流，這是本質。黨應該領導廣大羣眾前進。只有依靠他們才能搞好農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口號仍然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但具體部署則應該對中農的政策作適當的新規定，就是把兩部分下中農按其在經濟

上的地位劃到依靠的力量方面去。只有这样才能確定農村中社会主义的优势，達到联合中農、团結中農的目的。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办得通，才符合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總利益。

不要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看成教条，而要当成行動指南。毛澤东同志这次解决依靠貧農和联合中農的農村战略口号問題，便是根据这一原則進行了新的工作，對於我党的社会主义事業是極有意义的。

中國的社会主义革命事業較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事業是更其艱鉅的革命事業。我們参加這項事業在思想上应有各方面的準備。社会主义革命事業現在剛剛開始，很多的困难可能还在後头。我們對於这一事实應該有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才不致一遇轉折就顛簸下來。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正確地執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

劉 瀾 濤

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以及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所通過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是我黨生活和整個國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報告中正確地分析了當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尖銳地批評了農村工作中的右傾思想，並對全國農業合作化的規模和步驟作了全面的指示和規劃。這個報告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解決新的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綱領，是用來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各个方面（不僅是農業方面）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武器。毫無疑義，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指示，將使我們黨能夠更加發揮和依靠廣大黨員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進一步克服黨內外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障礙，加強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全面規劃，從而加速地取得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勝利。

目前我國農村中正在經歷着一個廣闊的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廣大農民在黨的總路線的鼓舞下，在國家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一天比一天增長。農業合作化運動已是千百萬農民羣眾自覺自願的革

命運動，辦合作社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和農村階級鬥爭的焦點。目前已經辦成的一百二十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指引廣大農民前進的社會主義旗幟，是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前進障地。廣大的農民羣眾認為毛澤東同志說出了他們自己心坎裏的話，同他們的實際體驗完全一致。貧農和下中農的情緒特別高漲。他們說：“咱人窮政治強，社會主義靠咱們。”“以社為家，沒有二心。”紛紛報名入社。迅速發展的合作化運動也打動了一部分上中農。他們的思想鬥爭很緊張：自己不入社，怕政治上沒地位，在農忙時找不到短工；入了社，又猜疑經濟上會吃虧。因此有的上午說不入社，下午又要求入社。不過他們今天主要是向着社會主義方面動搖的，而結果也必然會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他們遲早會懂得：不入社的害處是真的，入社的“害處”却是假的，是他們的多心。有的農村工作幹部這樣說：毛主席的指示是土地改革以後的又一次解放，兩年來實在不痛快，現在解放了。這說明黨的決議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而這裏用“解放”這個字眼，我覺得更是有深刻意義的。

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農民分到了土地，這並沒有徹底解放了農民，因為農民還過着私有制的生活，而私有制正是使農民遭受資本主義剝削的根源。我們領導農民實行土地改革，是為了繼續領導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而絕不是為的保持或穩定農民的私有制。人民民主專政的建立，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只有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才能最後解放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恩格斯在六十一年以前曾經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書中講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如果我們給予諾言，使農民那怕有一點藉口去推

想我們的意思是指長期保持零星土地所有制，那末這不僅對於黨、而且對於小農自己也是最壞不過的倒幫忙。”又說：“你們企圖從其私有財產中保護小農，這不是保護他的自由，而僅僅是保護他的奴隸身份的特殊形式而已。”這就是說，保持農民的私有制，不過是使農民成為資本主義的奴隸。恩格斯這一段話對我們今天的工作仍有極重要的指導作用。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農民的小私有制如果不逐步地改變為合作制，就要很快地生長起資本主義。滿足於農民已經分得土地，幻想維持農村的現狀，推遲農業合作化發展的速度，這正是放任農村的階級分化，使一部分農民在分到了土地以後又重新陷入貧困。正是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和部分農民新的貧困的事實，廣大農民羣眾才從自己切身的經驗中進一步認識到小私有制是不能穩定的，從而增長了他們傾向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要求再來一次“解放”。

廣大農民不滿意有些同志曾經採取過的那種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錯誤方針。他們特別不滿意那種今天領導他們建設一些陣地、明天又要他們退出一些陣地的做法。他們完全正確地認定，我們已經奪取到的革命果實，任何人也不能再從我們手裏奪回去，任何人也沒有權利把這些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輕易地再還給別人。有些地方的農民這樣說：“我們組織合作社是搞生產，和剝削作鬥爭，不是和共產黨作鬥爭，為什麼你們要干涉！”他們又說：“領導上不批准辦社，我們就辦自立社；不讓叫合作社，我們就叫合作組，反正搞社會主義不犯法。”山東省膠縣為了收縮和停辦合作社，縣政府出了佈告；貧農們說：“劉縣長出佈告垮社，下次

選舉的時候，高低也不能再選舉他。”榮城縣有一個叫新生合作社的被“動員”解散了，但是幹部一走，這個社又立即恢復起來，並改名為復興合作社。據福建省的一個材料，那裏一九五四年秋天以來全省有二千二百多個自發社，其中三百多個被“說服”轉了組，三百多個因為無人領導垮了台，但是有一千六百多個用各種各樣方式堅持下來了，並且辦得不錯。河北省唐山專區一個材料也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裏領導方面雖然在一個時期宣佈了停止建社，但是農民並不執行這個命令，他們仍然衝破了各種戒律，繼續辦社。這次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指示傳達後，就有七百七十個過去沒有被發覺或沒有被承認的合作社理直氣壯地站了出來。從這一類事實，完全可以看出今天廣大農民是堅決要走合作化道路的，農業的合作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這個規律是不能違反的，違反了就要使我們的領導處於十分尷尬的地位。

有些同志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表現了右傾動搖，是因為他們看不見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農村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新變化，而這種變化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我們黨的政策總是根據各個時期階級力量對比變動情況來決定的。

大家知道，目前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是要比新民主主義革命深刻得多複雜得多尖銳得多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農村階級鬥爭，主要是農民同地主階級的鬥爭，現階段則主要是農民同富農和其他資本主義因素的鬥爭。這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廣大農民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必然要引起社會階級關係的深刻變動，依據各階級各階層對於社會主義所

採取的不同態度，引起各種力量的重新組合。我們只有對這種新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作出具體的分析，才能正確地理解和執行目前時期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有利於在農村中組成一支為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政治大軍和生產大軍。可是對於這一點，我們有些同志却是很不注意的，他們對於目前新的階級鬥爭的實質往往是認識不足或認識錯誤，例如有的這樣說：“反革命的大頭頭鎮壓了，小嘍囉管制了，地主、富農分子多數已經改變了成份，剩下幾個壞蛋也成不了怪。”甚至說：“鎮反後無敵人，普選後無階級。”這種對農村階級鬥爭的右傾思想，不僅妨礙我們在農村中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而且由於造成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還會使我們看不到敵人的破壞活動所加給我們的困難，這在實質上是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革命的。

在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消滅農村中的最後剝削制度的鬥爭中，我認為，我們應當看清楚以下兩種情況：

首先，我們應當怎樣來認識現階段的富農，怎樣來認識富農同我們之間的鬥爭呢？

大家知道，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不是用一種階級剝削形式去代替另一種階級剝削的形式，而是消滅一切剝削，即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來代替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農業合作化在農村的完全勝利，不僅表示着富農階級的消滅，而且表示着一切已經被打倒的反動勢力喪失了復辟的社會基礎。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富農向我們的鬥爭，絕不是孤獨的。舊社會的一切反動勢力和腐朽勢力，必然要聯合起來共同反抗社會主義，破壞合作化運動，作兇惡的掙扎。這一個鬥爭必然是殘酷的，長期的。已經被消滅的地主階級並不甘心死亡。目前，有的地方還不斷地查出地主分子所保

存着的地契和記載着分得果实的農民的名單。在各种民主的社会改革中受到打擊的其他反動分子，有許多人也是心怀仇恨，圖謀報復。反革命分子在廣大的分散的沒有完全合作化的農村中还比較容易潛伏。資產階級的右翼为了抵抗農業的合作化，同我們爭奪農民羣众，有的人甚至冒充農民利益的“代表者”，說許多合作化運動的坏話，挑撥工人和農民的關係。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現在，連我們的敌人也非常清楚：在農村中，多建立一个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多一个社会主义的障地，也就是少一个反革命分子容易潛伏的場所。所以他們拚命要同我們爭奪這些障地，或者到处發謠風，或者从外部進行破坏，或者用各种伪装鑽進到内部來進行搗亂，企圖使合作社變成他們進行剝削和進行反革命的工具。我們如果不提高革命警惕，还把鬥爭看的那樣簡單，就一定会犯錯誤。当然，这也絕不是說敌人的力量如何了不起，而是說我們必須隨時提高革命警惕並戰勝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動。敌人是垂死的东西，我們是新生的力量，我們一定能够戰勝它。

应当看到，富農在農村中的數量虽然很小，但是还不像过去地主階級在農民中那樣的孤立。富農的生產方式在農民中是有影响的，富農的根基深深地埋在農民的私有制中。大家知道，農民，主要是中農，按其經濟地位來說，存在着私有者和勞動者這兩個方面。農民是勞動者，他們傾向於社会主义；他們又是私有者，因而又傾向於資本主义。富農和整个資產階級一樣，總是利用農民小私有者的弱點，來同我們爭奪農民。这就使得我們同富農的鬥爭變得很複雜。根据这种情况，我們在同富農作鬥爭中，便应当首先劃清富農和農民之間的敌我界限。富農是農村中最後的一个剝削階

級，對於社会主义來說是反動的。工人階級和富農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質的矛盾，這種矛盾只能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在我們這裏就是用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方法來解決。

其次，我們应当怎樣在合作化運動中正確地對待貧農和中農呢？

貧農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按照他們的經濟地位，他們是積極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我們必須使貧農真正成為黨領導合作化運動的依靠力量，在實際鬥爭中鍛鍊他們，樹立他們在合作社中的優勢和骨幹地位。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同樣，我們鞏固地聯合中農的政策也決不能動搖。中農中間的許多人，他們的生活實際上同貧農相差不多，並不富裕，因此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這就是新老中農中間的一部分下中農。毛澤東同志把中農中間的這一部分人同貧農一道，也看作是我們在農村中的依靠力量，這是完全正確的。新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同貧農合起來佔農村人口的大多數（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同貧農中的積極分子一起，應當，事實上也完全證明可以成為合作化運動的核心力量。但是，除此以外，在中農中間還有一部分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約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是動搖的，他們中的有些人是竭力要求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我們保護中農的利益，卻並不保護這一部分中農的資本主义自發傾向。但是工人階級和中農之間的矛盾不屬於對抗性質。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只能是說服教育（必要的鬥爭也是為了教育和團結），而絕不能採取任何粗暴的強制的辦法。我們決不許可剝奪中農的財產，或者用任何藉口去侵犯中農的利益，這樣